

進花菴故事

黎洋寄

(壹)



若干年前，香港有一個姓唐的商人，初時只做了一點小生意，後來，因為這個人善于經營，想出了許多計劃，把業務改良，漸漸發達起來，從小商人變成一個大商人，自然啦，他的財產也就和他的生意一樣富，與日俱進了，他儼然成爲一個所謂面團團富家翁了。

一個富人當然有一間大廈，老唐的達之後，自己的居室當然建築得美輪美奐，堂皇華麗，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也不惜騰出大土地，建築一個後花園，而他這個後花園，也限設得極其幽雅，不川有小橋流水，假山

小洞，荷泓魚池，亭臺樓閣，也有奇花異卉，奇獸珍禽。

老唐雖然是個有錢人家，可是他的膝下沒有兒子，不知造物的是什麼原故，貧窮人家常常兒孫繞膝，富貴人家想生育兒子，比登天還難，老唐就有了這樣不肖形，他祇有一個女兒，叫做菱珠，因為祇有這一箇女兒，家人都叫她做大小姐，這個大小姐大概因爲受了她爸爸的習染，對於花，特別感到興趣，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到後花園去玩，玩到膩了才睡覺。她到後花園，對於其他事事物，都不大看重，單單對於花卉常常流連忘返，一點也不放鬆的，看到好看的花，和清香四溢的花，她簡直要坐臥到花叢裏，不肯走開。

老唐見這箇小寶貝喜歡花，也就更愛惜花，特別請了一個經驗豐富的一花王來管理花木，把花修整得特別茂盛，特別可愛。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



那個「花王」，

是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姓鄧，大家就叫他做亞鄧。這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異常忠誠，對於一花一草，

固然是他一手栽培。而且，除了疾病之外，他沒有請過半天假，無間斷的做下去。這樣，地一直幹了五六個年頭，毫無倦色。不過，老唐站在主人的地位，看見這個忠實的花僮，年紀老邁，勤慎過人，不覺動了一點慈悲的念頭，恐怕他老人家幹得太辛苦，影響健康，自此對他示意，叫他多找一個人來幫忙，分工合作。使他每天多出一點休息的時間。亞鄧對於老唐這一番美意，自然表示感激，但他有一點怪脾氣，做事要個人完全負責，

如果靠別人幫忙，恐怕不大合作，這樣，便會感到事事不能如意，精神上會受影響而感到極不痛快，所以他表示寧個人減少些休息時間，多做點事。老唐對於他這意見，無法拒絕，但又不忍這老人家太辛苦，於是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叫他找個親戚幫他忙，他表示可以考慮。因為親戚是自己人，可以駕馭他，指揮他，不致樣樣棘手。於是取得了老唐同意，叫了他的兒子到唐家來幫自己的忙。

亞鄧的兒子，是個二十三歲的少年，叫做鄧清。這個年輕的夥子，生得眉目清秀，身體結實，雖然是個園丁的兒子，但是，假如有一襲美麗的衣服給他穿起來，誰不說他是個公子哥兒？鄧清固然長得俊美，而且舉止大方，見識超卓，無形中表示他是一個極有前途的男兒，所以老唐對於鄧清，一見之後，雖然不懂得他是個怎樣的少年，至少也不會討厭他。

進花菴故事

系洋客

(三)



亞鄧和兒子兩人，每天的工作，規規矩矩，刻板的：絕早起來，把花園裏的一花一木灌溉修理一番，等到主人們起床以後，才把燦爛地開着的鮮花，攀折下來，又是整理一番，才分成若干紮，由鄧清負責送進大廳里去交給婢女們分別送到大小主人的房間。

老唐是個懂得享受女人的，他有的是錢，除了老婆，一共對了四個年輕貌美的妾侍，來服侍自己，四個侍妾之中，一個是女戲子，三個是紅牌妓女。此外還有婢女十四人，年紀都是十六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少女，而且都是長得十分端正美麗的女子，至于

老唐的愛女菱珠，唐家大小姐，更是玉貌綺年，粉雕玉斲，彷彿是個天仙下凡。男子們若置身其中，便像進入丁家香國里？

唐家這二十個女人，一到天亮也就各自起床，梳洗完了，都走到大廳上吃些早點，正在這個時候，鄧清就抱着一大束鄧麗芳的鮮花，進入大廳，等這班女人親手選擇那心愛的傢伙，然後叫婢子們拿到自己的閨房去插瓶。老唐鍾愛菱珠，每天都叫她優先選擇心愛的花朵，然後由老婆妾侍分別選擇。

鄧清每天抱着芬芳艷麗的花束進入二十個如花似玉的女人中間，常常是心動神馳的，因為鄧清已經是二十三歲的少年，美色當前，那有不為之銷魂蕩魄。菱珠大小姐和四個庶母，都是人見人愛的女人，尤其是菱珠大小姐，這個人，好像是人們憧憬着的仙女一般，無論用什麼美麗的名詞，都不能形容其真一。

進花菴故事

繁洋客

(四)



鄧清雖然沉醉，幻想，但是他個極能遏制自己的男人，因為他出身微賤，現在只是一個園丁的身份，怎敢希望跟主人談

生什麼親戚關係呢？所以，他一想到這一點，便覺到眼前一切都消失了，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過，鄧清當初雖是這樣想法，可是，後來他天天都跟菱珠見面，接觸既多，愛慕的心情更厚，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一方面是不敢想，一方面是不能不想，他覺得，只有菱珠才可以養活他的生命，沒有菱珠，他的生命便會枯萎，所以，在他兩人之間，雖然劃下了一道身份的鴻溝，但他將憑他自己

的勇氣去衝破這道鴻溝，並且，把這道鴻溝毀滅，夷為平地。因此，鄧清那一把潛藏在心窩下面的愛火，突然猛烈地焚燒起來。

他一到早上送花的時候，便將齊一下自己的衣裳，抹好自己的頭髮，才抱着花束進人大廳。他一開始就拿眼睛去捕捉菱珠，看她在哪一個角落，故意把花束抱到最近她的地方，她若注意自己的時候，便溫柔地叫一聲「大小姐」，別的男女主人，除了老唐，他是不叫的，只點點頭而已。

他曉得菱珠歡喜什麼花，隔夜便計劃妥當，明早要把什麼花束成一把，因為老唐叫她每天優先選擇，所以不怕那束花落在他人的手中，而且，他會乘機向菱珠進言，「這是今天最美麗的一束！」菱珠也感到「花多眼亂」，不置可否的收受起來，叫婢女拿回自己閨房。鄧清見菱珠要了自己介紹那束，目的已達，滿心歡喜，以為菱珠已經對自己垂青。

進花菴故事

蔡洋密

(五)



少年，心裏認爲可喜，因此對於鄧清另眼相看。這般過了相當的日子，在她精細觀察之下，覺得鄧清這個人對於自己，在單憑這情如火熱，快要燃燦起來。她雖覺得鄧清這個人可愛，但是，鄧清如果愛上自己，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爲自己是個有錢人家的女兒，決不會跟一個窮賤的男子結爲夫婦的，假如不講身份，任意結合，就會受社會唾罵，不但是自己的恥辱，而且是父母甚至

菱珠對於鄧清這

個人的觀感，感到這
個年青的園丁，舉止
瀟灑，言談伶俐，做
事精細。待人週到，
不像是個出身貧賤的

祖宗的一番恥辱。所以，自己雖然不會討厭他，也不能够和這般的一個男子結婚。

因爲菱珠覺到不能跟鄧清結婚，又無法把這個意思告訴他，於是極力在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上，避免和他發生密切的關係，把自己的態度弄得嚴一點，以免他發生誤會以爲自己愛他，這樣，也許他會覺悟，把愛自己的念頭打消。但是，菱珠這一計劃，不但不能使鄧清停止愛她，而且增加了鄧清的信念，以爲凡是少女，都有一種矜持的態度，今天大小姐對自己這樣造作，不過是掩人耳目的一個辦法，決不是不愛自己的表示。

鄧清不但以爲菱珠對他有意，而且以爲她給環境阻碍。他她沒有辦法向自己表達愛的意思，假如機會來臨，她一定會向自己有所表示，因此，鄧清很希望有一個機會能够使自己把愛慕的心情，對大小姐宣佈一下，而她也也有機會向自己表示真情。廿八、廿三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



一天，是禮拜日

，老唐在家休息，照例買了下午兩點半鐘的戲票，帶了妻妾數人，去看電影，菱珠是少不了的，可是菱珠這天在讀一本言情小說紅樓夢，正在看得出神，不暇再看這場電影，而且這場電影不合菱珠的口味，所以更不感興趣，寧願獨個兒留在家里。

鄧清這一個人，善找機會，他曉得每逢禮拜天老主人回會帶着一家大小去看電影，假使有一天大小姐不去看，他便可以乘機向大小姐說話。他一向以爲：大小姐對自己一定很愛自己，她所以毫不表示，恐怕第一是保持她少女的矜持，第二便是因爲舊日睽睽

，不敢問自己有何表示。今天，她曉得男主人和女主人都離開了家去看電影，至少在兩個鐘頭內才可以回來，這正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大可以首先向她表白一下，看她怎樣回答。

鄧清立定主意，獨個兒走進大廳，看看菱珠的蹤跡何在，他以為菱珠一定躲在廚房裏，如果這樣，他就沒有辦法，最好是她在大廳，才能够和她接近。當他走近大廳門口時，看見一個女人站在雪櫃的面取書，背向住他，他還以為是一個婢女，站住了脚，不走進去，等那取書的人轉身，他才知道正是自己想找的那個人。

這時候，鄧清提起了脚，堆着笑容，踏進大廳，叫了一聲大小姐。菱珠剛取得紅樓夢第二卷在手，轉身想走。忽見廳外走進鄧清，而且向自己招呼，四面又沒有別人，不覺呆了一呆。忙問：「鄧清有什麼事？」鄧清紅着脸，不敢說話。廿八、八、廿四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

(七)



盛說，我不怪你！」
鄧清本來預備了許多說話要對菱珠說的，但是一見了菱珠的面，便幾乎完全忘記，所以常菱珠叫他儘管說話的時候，他想了半晌，還不能開口，只是紅着臉，低着頭，菱珠催促着他說：「你啞了？既然想說話，爲何又不說？」鄧清聽說，只得奮起勇氣，顫着聲會對菱珠說：「請大小姐原諒我，我不該對大小姐說什麼話的，但是，我想了又想，我終于不能不對大小姐說幾句話，因爲我歡喜大小姐，我顧不得什麼身份，也顧不得自己不長進，我妄想，我太不度德，不量力，我竟然愛上大小姐，我希望大小姐明白了我

的心，是完全一片真誠。接納了我的愛，那我便萬死不辭了。我的性命現在大小姐的手上，請原諒原諒！」

菱珠對於鄧清，很早就知道他痴戀着自己，自己左右思維，也早經決定沒有辦法和一個墮了談戀愛，所以很早就有言諍與止之間向鄧清疏遠，他出移情別向。不料鄧清反而誤會她碍于環境，不敢表示，故有今天找尋機會表露痴情之舉。這樣一來，倒把菱珠嚇得呆了一陣，繼而鎖定的放慮一下，假如此時還不斷釘鐵的向鄧清表示一下，恐怕他一直痴纏下去。不僅不是他的好處，便是自己也有莫大的不便，本來不想使他難過的，到此也不得不假作憤怒的樣子，對鄧清罵道：「我以爲你說什麼話，原來你竟有這樣的妄想，你試想一想，我平時對你絕無表示。現在你突然提出這個願望。叫我如何能够接受？我不想多說別的話，我只請你收回這個提議。」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

(九)



凌珠一走，鄧清也沒有辦法再跪下去，祇得站起身來，抹了一下眼睛，退出大廳，走回花園里自己的房間，情緒惡劣，萬念俱灰，影響與動失常，坐也不是，臥也不是，不知怎樣才可以處置自己。

在鄧清向凌珠求愛的時候，本來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大廳，這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只有二人自己知道，可是後來因為凌珠的聲言大了一點，而且發言最多，驚動了一個走過大廳外邊的婢女，心裏奇怪：「老爺和幾個少奶都去了瞧電影，外邊也沒有誰來訪，因何大廳有人罷而且像在爭吵呢？」因為認得是

大小姐聲言，不好意思突然衝進去，只隨手踢脚在門窗的縫隙偷看，後來更惹起別的婢女，一個一個的走來探聽，於是，鄧清和凌珠的事情給婢女們傳了出去，終於驚動了老唐。老唐查究起來，知得凌珠對於這事處理得當，頗為讚賞，祇是覺到鄧清不該作如此非份之想，縱使沒有影响到凌珠的名譽，也不宜留在唐家工作，于是把鄧清這件事告訴那個老闆丁，亞鄧覺到兒子竟敢向大小姐求愛，不成證據，不等主人吩咐。便叫兒子馬上回家裏，不再要他幫忙。廿八、廿八

鄧清回到家裏，刺激更大，既已無殊達到戀愛慾望，喪失職業，又令老父失掉面子，有點那個，種種不對，于是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病倒了，茶飯不思了，形銷骨立了，雖然叫了好幾個醫生為他療治，但是，他的病源是在失戀，和普通病症不同，名醫束手，一個青年有為的鄧清，從此撒手人寰！

進花菴故事

聚洋客

(十)



在鄧清病到了醫藥階段的時候，常常喊出一大一小一三三個字，可見他一片痴情。無時無刻沒有珍珠的影子在他的心目中，但之則生，失之則死了！

鄧清死了之後，他父親當然十分悲痛，因為他祇有這個兒子，而且這個兒子生得聰明伶俐，平日最疼愛他，現在竟為情而死，那得不老懷慘痛？但是，自己的兒子所愛的對象是主人的千金小姐，貧富懸殊，毫無補救辦法，假使那女子是個普通人家的女兒，也許有別的方法實現他的希望，不致完全成爲泡影！

這個老閩丁雖然死掉他那可愛的兒子，可是他却不放聲張，因爲主人的愛女名聲要緊，假使宣揚開去，大家罵得他的兒子單戀大小姐，以訛傳訛，不難會說大小姐和鄧清擾出一個桃色的糾紛，于大小姐的前途殊爲不利，因此，他的兒子什麼時候死的，爲什麼死的，鄧清隻字不提，也禁止他的家人向外邊洩漏。

經過若干日子，珍珠才從婢女口中，曉得鄧清解僱回家之後，不久就拘病而死，將要死的時候，常常在半醒半眠之間，叫出一大小姐一這個稱呼。她聽見這個故事，才知道鄧清對她確是一片真情，絕無半點虛偽，而且，這個少年人材出眾，極爲可愛，自己實在也很愛他，祇因貧富有了界限，沒有辦法結爲夫婦，所以忍著苦痛，拒絕他的愛，並且教訓他一場，意思原想他打消戀愛自己的念頭，另尋佳偶，不料他痴心一片，爲了自己而結束生命，不覺一隨心醉，暗暗的滴下兩串淚珠！

廿八、八、廿九

進花菴故事

翠洋書(十一)



菱珠又曉得距鄧

一面悲痛兒子的死，

一面保全自己的名譽

，不肯把兒子的死因

宣佈，以免外借靈短

流長，這一處實，實

在是最使人感動的，心裏又難過，又感激，

爲了報答距鄧的厚意和 equal 的深情，特地對

距的父親推薦距鄧既然勸敏，又極忠誠，

像我們的家人一樣，我以爲這個人年紀已大

，不願使他畢生做園丁，像他這樣的人，園

該做我們的管家才對。老唐也認爲很對，于

是把距鄧改爲管家之職，另僱園丁料理花園

菱珠見距鄧升了管家，心裏才得安慰

了一點，日子長了，菱珠對距鄧的事，腦

海中的影子，也逐漸沖淡起來了。這時候，

菱珠已離雙十年齡，長得亭亭玉立，性情比

從前更加活潑，常常跟隨爸爸媽媽出現交際

場中，極得一般親友讚賞，那些少年男子，

看見這個美麗得像天上神仙般的人兒，誰個不

爭先恐後的去和她結識，可是，在她的眼裏

，那些少年男子，沒有一個看在她的眼內的

，所以，雖然在親友之間，不少做媒人，

想撮合這頭親事的，可是都給她婉言辭謝了

，蹉跎復蹉跎，還沒有成額。廿八、八、廿

老唐在這時候，認爲菱珠的年紀一天一

天的長大了，不可拖延日月，須跟她找個如

意郎君，了却心願，於是放出了一個消息之

後，各方面的人都紛紛使人前來接洽，老唐

每有所得，都先向菱珠徵求同意，菱珠說好

就好，如果菱珠搖一搖頭，他老人家也就不

再加以致慮，照樣拒絕來人的請求了。

進花菴故事

聚洋客（十二）



經過相當時間，

老唐又爲他找到一個姓潘的，是個又有錢又有學問的少年，就是容貌，雖然比不上

潘安，也相當俊秀，和菱珠匹配起來，可以說是門當戶對，才子佳人，老唐就介紹這個人給菱珠，果然菱珠不假思索的就答應了。旁人見菱珠跟姓潘的訂婚，都露出一股欽羨的顏色，人人不能得到菱珠的心，而姓潘的却得垂青盼，不知幾生修得！

唐潘訂婚不覺已過三個多月，照雙方約定，便要擇日舉行婚禮，所以男女兩家都大事鋪張的籌備結婚大典，不料正在這個密鑼

緊鼓的階段，那個姓潘的，不知害了什麼病，來也甚爲突然，從病中到病死，前後不過一句鐘。這個消息一傳到唐家，無不大吃一驚，老唐固然不愉快，菱珠更大傷心，這機不祥事件，廣東習俗叫作「打鴛鴦」，這個女子便給大家認爲不祥，多敢不敢跟她結婚，恐妨於己不利。因此，老唐父女兩人都悶悶不樂。

但是，因爲菱珠有一個環女之名，傳在外邊，若干少年人都抱了一種希望，希望能和菱珠結爲夫婦，可惜條件够不上，無法實現這種希望而已。後來有一個旅居金山的老華僑姓發的，押金歸來，兒子又剛是個未婚男子，老發就想回到香港之後，替他物色一個好女子。因爲他是個獨子，所以老人家希望在一兩年內抱孫，於是央媒說合，菱姓少年和菱珠見過一面之後，菱珠就表示滿意，即日訂婚，然後再擇佳日舉行結婚大典

進花菴故事

聚洋客（十三）



這一次，老唐心里恐怕中途發生變化，儘量把婚期縮短，于是取得男家同意，決定在這年九月初舉行婚禮，說來湊巧，菱珠的未婚夫麥又剛，在結婚之前十日，跟幾個朋友，到銅鑼灣去游泳，因為他的游泳技術不大高明，足部忽然痙攣，他洩得稍開一點，沒有辦法支持。因此，在叫救不及的一剎那就下沉了，等到朋友們發覺，已經沉下十幾秒鐘，等到朋友們協力把他從水底撈起，他已經窒息多時，雖然由旁人施行人工呼吸術，也無術返魂了。

這個惡耗傳到唐家的時候，唐翁大叫奇怪，菱珠聽到未婚夫的死訊，當堂暈倒在地，家人把她救醒之後，她只有終日痛哭，伏在床前，三餐不食，唐翁夫婦和她幾個庶母，輪流設法安慰她，這才稍為飲食。她的母親說：「事情出于意外，並不是命中註定，只要你也不會跟他結婚，沒有了不得的關係，于你雖然是一打擊，但到底沒有甚麼損失，尤其是今日這個文明世界，死掉未婚夫，已經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了。等你的心情恢復愉快的時候，我們再為你找個如意郎君，現在你好好的休息吧！」

廿八九

菱珠見她母親這樣說，好久沒有做聲，像在想什麼，過了半晌，才對母親說：「媽媽的話很對，只是我已訂過兩次婚，兩個未婚夫都死掉，我雖然沒有什麼損失，但我的精神方面損失就太大，我已認定自己的命運是應該這樣的，所以我已經不敢再作結婚的念頭了，媽媽不要為我搞這一套了！」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十四)



麥珠的媽媽見她這樣說，知道她心內痛苦，這時候對她說話是沒有效力的，因此，畧為安慰幾句便改口跟她談別的事情。

早到她情緒愉快的時候才對她說話。以後，每天都有一個娛樂節目，使麥珠開心，像看戲，游泳，看球，到郊外遊玩，甚至到廣州去，到澳門去，使麥珠把事情忘記乾淨，至少沖到最淡。

廿八·九二

麥珠經過這番消遣，對於又剛的死，果然沒有初時那樣悲感，人家跟她談起婚姻問題，她也願意討論，她的媽媽曉得女兒事過情遷，特地為她物色佳婿，等到事過成熟，

才設法把兩人拉在一起，介紹見面，跟着又設法使兩人經常接觸，經常遊樂，使她們感情一天一天加深，這一布局，表面看來極爲尋常，實際上是在幕後擺佈，麥珠這個男友是什麼人呢？這是一個姓魏的官宦兒子，叫做瑞海，父親在國內政界活動，他來香港講英國語文，是一個沒有執務子的作風，讀書之外，歡喜體育，田徑，球類，游泳，件件皆能，所以他的體格異常強壯，但學止極其文雅，做事又極認真，極負責，麥珠對於這人，心裏異常愛慕，所以瑞海跟她混熟之後，秘密向她求婚，她也不加拒絕，只是推在她父親身上，說她的婚姻，要聽父親的主持。鄭瑞海於是使人向老唐磋商，老唐從各方面報告早已曉得兩人的感情，已經打成一片，現在鄭家使人前來求婚。馬上便答應把麥珠許配瑞海，跟着訂下婚約。從此，麥珠和瑞海兩人，常常形影對的，出入娛樂場所，格外親熱，旁人看見，無不欽羨。

進花菴故事

雲洋蜜(十五)



老唐看見未來女婿，結實壯健。是個打不死的男兒，女兒這頭婚事，必然不會再像以前那兩套一樣了。那知事有湊巧，

當時是在夏天，那些人人愛吃的冰淇淋，到處都有得吃，而魏瑞面也是嗜吃冰淇淋的一人，他固然敢到冰室去吃，但是，有時急不及待，在街頭碰到這些心愛的東西，也會即時在街頭買食的，可是，街頭食品，在欄上絕不講究，有一天下午，魏瑞面玩球完了，球場旁邊有一個冰淇淋小販，他垂涎欲滴，連吃兩杯，舒了一口氣，像得舒服一樣

。用心的時候，他不要多吃，等一會去冰室買數個，那時候才吃未遲。但他說：「不妨事，這水近火我是不能等得的。」因此不守警告，回到家裏，已有久，是夜半時分，他突然肚子作痛，頗為劇烈，跟眉還有嘔吐。顯然是一個霍亂的病狀，家人急忙去請醫生，但是，雖然注射了霍亂針，仍然沒有效果，這一個體格壯健的少年，便斷送在虎口魔手下了！

菱珠在以前一個姓潘一個姓麥的未婚夫的噩耗傳來之際，口裡悲痛得心如刀割，這第二個未婚夫比以前那個才為可愛，當她聽到噩耗之時，自然更為刺激，痛不欲生。當時，她在二層樓上，跟媽媽爭吵，家人在閒談，忽然有人前來報訊，說魏瑞面在欄上，菱珠悲悲啼啼，亂跳亂叫，忽而抱着她媽媽，忽而奔向窗口，要向地下跳去，幸而幾個婢僕追上，將她拉回，這才不致弄出大禍。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十六)



經過這場大刺激之後，菱珠性情大變，對於婚姻問題，再也不感到興趣，無論如何，她不再接納別人的獻議，雖親愛如

媽媽和爸爸，她也不再依信他們的話了，至于和男友交際，她也決心從此放棄，以免再招煩惱，她自己想了又想：自己的命太苦了。至于為什麼會這樣苦呢？自己的家庭又不景沒有錢財，豐衣足食，無憂無慮，但是，命運注定會是這樣苦的，真個無可奈何了！唐翁夫妻兩人見女兒三次遭遇不幸的刺激，也大為煩悶，唐翁對於女兒的前途，依然想設法挽回，使她終有一個平常人的安樂

日子，就叫老邊對女兒解說，而老邊自己也在苦難找對象，待事再成，然後找機會合，不愁不成功。老邊聽了這個計劃，也頗想女兒不致過于堅持，逐漸回復從前的情趣，積極一點，於是找機會來勸說，但是今天的菱珠已經不是昨天的菱珠了，她已經鐵一駁決定她的前途了！她的前途是什麼呢，就是：削髮為尼。

唐翁夫婦見勸說不來，只好順帶女兒的意思，撥了一筆款項，在西環方面，建築一間尼菴，給菱珠學佛，同時，又建築了好幾幢洋房，這些房子，也撥給菱珠，這些房子，並不是給菱珠居住的而是給她作尼姑後的經費的，真所謂父母之心，無微不至了。此外，唐翁還決定撥出一筆現金，給與菱珠，使她今後的生活有靠。但是，菱珠把這筆錢都推却了，因為她以為今後的學佛生活，一定十分清淡，沒有用錢的地方。廿八、九、四

進花菴故事

柔洋客（十七）



但是，老唐雖然沒有理由要麥珠接受了他這筆錢，但是他仍然在想辦法，爲麥珠預備一筆財產，以免在有事的時候沒有

款子接濟。因爲他夫婦二人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財產便落在四個妾侍的手上，這時候，麥珠的經濟可能立時斷絕，這豈不苦了麥珠？爲麥珠將來接濟計，必須想個辦法，使她除了繼續不動產的房屋之外，另外有一筆財產，以便緊急時可以動用，這才放心。他不怕大傷腦筋，在找尋辦法，終于找到一個比較妥善的辦法，就是：做一個五臟俱全的佛像。

他在製作佛像的店子裏，定製三尊二尊佛，都是楠木做成的，但是，佛的中心要挖空，預備藏進一副五臟，至于拿什麼來做五臟，他沒有宣布。原來他在這一些金銀製作店裏，定做了三副金銀製作的心肝脾肺腎，另外用珍珠寶石之類，穿成一串，作爲腸臟，捲開佛像背後的小門，便可以吧這三寶貝放進去，另外用別的東西塗上去，掩蔽起來，誰也不曉得怎樣藏進去了。

在安放五臟的時候，都是秘密進行的，只有老唐，麥珠和亞都三人曉得。其餘的人，都以爲這三尊佛像和普通所見的相同，沒有特異的地方。這三尊莊嚴璀璨的佛像，在大雄寶殿剛造好的時候就搬了進去，安置完畢，就在這些時候，老唐叫亞都到殿上看管佛像，神不知鬼不覺的安置了幾副寶光閃閃的東西進去。當時整間尼菴的工程還不會完成呢。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十八)



當時尼庵的附近居民，知道這個尼庵是一個富翁出錢建築，而且又是個富翁所鐘愛的女兒居住的，他的女兒爲了三番訂婚而尅死未婚夫婿，故要削髮爲尼，又聽說佛像是楠木所製的「蓮心佛」，一傳十，十傳百，頃刻之間，這個新聞就傳遍了附近，每天都有一班人在那裏圍觀，等到佛像已經上座，便有著男信女進去瞻仰，但是，因爲建築還未完成，佛像還未開光，燒香無用，祇好買些鮮花，獻在佛前，聊表敬意，一人這般做，別人就仿效起來，大家都不進香而進花，人人如是，天天如是，直至這間尼庵落成，通

心佛佛開光爲止。

老唐在老字法成之際，打會替它想個名字，大舊古則人家難圖，太極師人家難不，想了又想，都沒有有一個合意的名字，問菱珠，菱珠也丹有意見，談路稱男信女日來紛紛進花的情形，老唐拍掌笑道：「有了有了，就叫進花菴吧，這個名字可謂雅俗共賞了！」菱珠聽見這個名字，心頭起了一陣微妙的難受，因爲她回首當年，鄧清這個可喜的小夥子，一清早就拍着心愛的鮮花進來，紫鶴紅，朝氣勃勃，叫人陶醉，現在，團裏的花兒仍舊在門簾爭妍，而這個可喜的夥子已經早登仙履了，老唐早地在沉吟，以爲她在推敲兩個字，或者另有新意，就問她這兩個字很妥貼，就採用這個名字吧！「老唐見女兒沒有反對，就請她大家開好菴名，刻在門上，叫作進花菴。」廿八、九、六

進花菴故事

黎洋客(十九)



在進花菴落成佛開光那天，菱珠也在這天同時落髮，在一個叫樂修的比丘尼指導之下，菱珠做了她的弟子，取了一個法名叫做蓮慧，從此，菱珠沒有誰再喚她做大小姐，也沒有人再叫她菱珠，只叫蓮慧，或尊稱蓮師，誰她安安靜靜的在進花菴住下去了。

菱珠雖然削去三千煩惱絲，但她的美麗並不因此而有所損毀，反而增加她的瑰麗，不使男子們看見心曠，便是女人看見了這個落雁沉魚之貌，閉月羞花之容，也覺得可憐可愛。這樣一傳，便遠近知名，爭着要去進花菴一瞻這位蓮師的丰采了。不過，進花菴並不是承接大小功德的尼菴，所以，平時也很少公開散字，任人參觀的，所謂「門雖設而常關」真堪爲進花菴的咏嘆了。所以，更有相識的人介紹，而又是無他惡意的人，才許可進去參觀一週。因此之故，這位蓮師的色相，就很少在大家面前出現。

菱珠自從住在進花菴之後，終日研究佛典，由淺入深，頗有領悟，課餘之暇，又拿出另一種心得來抄經，字寫得花，娟秀可喜，有人傳其一鱗半爪，無不什碎珍藏，一時仰慕而來求的人接踵而至，但都給這位蓮師婉謝了。

在日本皇軍侵佔香港的前五年，蓮慧圓寂，無病般坐而死，人以爲奇，菴事由覺慧主持，日軍攻入香港，覺師和其他尼姑逃匿到別的地方以後，進花菴的三條通心寶佛終告失蹤，而進花菴跟着也爲人拆毀，烟消雲散了。(完)

廿八、九、七